

·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53

翼 上

YI SHANG

(二)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翼 上

(二)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编著
曹林平

广 州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翼上 (二)

(53)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价: 988.80 元 (全 55 册)

一〇

傍晚时分,列车到达了一个大站,在那里停下来。大雪还在下着。车站上十分热闹,所有的岔道上都停满了军车。这些军车大都是开向前方去的,大约在等着刚才他们过来后被炸毁的那座大桥的修复;有些看来已经等得很久了。高骏涛在列车上看见这种情形,想起他们赶向前线机场的那一个夜晚,心情更是激动。他们的列车因为多是伤员,要在这里很快补充一些药品和给养,便停靠在中间站台的旁边。站台的电线杆上还亮着几盏电灯,大雪在灯光下飞舞着。但是在站台上,却比他来的那一个夜晚还要热闹,站满了从他们对面那些车厢里下来的军人;火车冒着气,人们的嘴里也呵着气,人们端着的开水缸子也冒着热气,使车站上充满了热烈嘈杂的气氛。站台的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正在播送着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关于前线军事情况的战报;很多人站在那里听着。车站上的好几座站台上挤满了更多的人,有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人们的笑语声接连不断。听那些志愿军的口音,几乎全国各地来的人都有,在这离开祖国的战争前线,听着令人感到格外的亲切。不知什么地方还传来隐隐几声战马的嘶鸣,似乎还有开上前线的骑兵部队。但是,那边却隔着一列又一列的长长的军用列车,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那激昂而热烈的战斗岁月,那变得珍贵的一去不返的骑兵

生活,又使他十分激动起来。不错,他曾经开始习惯了天空的生活,开始热爱上了比自己过去那匹大白马还要猛烈强壮许多倍的空中的骏马——铁鹰。但是,既然这一切现在已不能帮助他去战斗了,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猜想在那边说不定真是有一支即将开赴前线的骑兵部队;也许,退一步想,不一定是骑兵,但是也必然是即将开到前线去的。当列车还没有完全停稳下来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地带着背包和大衣,跳上了热闹的嘈杂的站台。

高骏涛的第一个愿望,是找到自己猜测的那一列装送骑兵部队的列车,但是站台上的军人们谁也无法告诉他那一列车停在什么地方,究竟是不是骑兵。倒是那些军人们听说他是刚从前边回来的,都兴奋而急切地问他前面那座大桥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已经修好?什么时候列车才能过去?……高骏涛只好根据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作了答复。而他自己的问题,问了好多人还是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后来有一个提着水壶的年轻战士提醒他,最好到车站上的军事代表处去问一问,他们那里对过往的部队都是知道的。高骏涛觉得他的话有理,向他道了谢,就赶紧走去了。

他好不容易地越过了几道列车,才到了车站办公处的那一座站台。这里也堆满了蒙着帆布的小山一样的物资,有的上面都积满了雪。原来的站房差不多已经完全被炸毁了,在断垣残壁上临时搭起了不少的帆布帐篷。房子和帐篷里有的挡着防空窗帘,有的还透着灯光。他挨门找过去,里面都很忙碌:有的在开会,有的在争论,有的在大声喊电话,有的在狼吞虎咽地吃饭。他闯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对。后来才有人指给他军事代表处的房子,才终于找到了。那里更是嘈杂忙碌,许多军人站着或坐在房子里,只见里面弥漫着开水和香烟的热雾,连门外也都站满了人,根本挤不进去。高骏涛向外面的人问了问,他们也都是来打

听情况的,有的还是刚找到这里,一点不知道自己那一列车以外的事情,更不知道有什么骑兵了。高骏涛已经累得出了满身的汗,看看一时也挤不进去,只好在房子外面找了一处堆着的木箱子,放下背包来想休息一下。这时,忽然有个穿着皮袄,生得很英俊的军人,兴奋而又匆忙地走来,走到那个在箱子上坐着焦急等待的军人面前,带着一种得意的低声说道:

“不用在这儿等了,我把情况全部弄清楚啦!”他一面擦着汗,一面看了拥挤的人群一眼,把声音压得更低地说:“军事代表根本不在这儿,他在一个帐篷里休息。整整五天五夜没合眼了,够他受的!走,我们……”

那两个人一面低声愉快地说着话,一面走了。高骏涛犹豫了一下,觉得在这里总等着也不是办法,说不定往前方去的这些车又快要开了,他决定按那个人说的地方去试试看。他提着背包夹了大衣就向后面那一片帐篷走去。闯了两个帐篷,都不是,在一个帐篷里,几位人民军的军官在谈话,他赶紧退出来了。第三个帐篷里面很安静,灯光下只有一个挺胖的人盖着件皮大衣在行军床上睡觉,发着响亮的鼾声。高骏涛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把他推醒了。那人警惕地掀开皮大衣坐起来,宽大的脸上胡子挺长,显得很恼火地问他有什么事;高骏涛抱歉地问他不是军事代表,他烦恼地摇摇头,充满睡意地说了句:“左边!”打了个呵欠,又用皮大衣蒙着头倒下去了。高骏涛还没走出帐篷门口,就听见后面又响起了响亮的鼻息声。

他的话不错,高骏涛在左边的一个帐篷里找到了根本没法睡觉的军事代表。那个走捷径的人并不是唯一的新大陆发现者,帐篷里也围了不少的人;不过比起办公室那边就算清静多了。军事代表是个非常叫人喜爱的中年人,他的脸色不好,眼很红,但是在精神上却完全看不出五天五夜没睡觉的样子。相反的,他那整齐的军服、平静的声音倒给人一种格外镇定和从容不

迫的印象。他用疲倦而平静的声音回答完了面前一个人的问题，便略为抬起头来望着站在人们后面的高骏涛问：

“同志，你有什么事情？”

高骏涛想不到一下子就会问到他自己，连忙感激地挤上去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

“骑兵？”军事代表似乎没有工夫去考虑他的身份，只是皱起眉头摊了摊手，摇头说道，“我不知道。这些车里没有装一个骑兵。”

高骏涛决心地说道：“那就请你告诉我：哪一个部队上前线最急？哪一趟列车能最先开到前线去？”

军事代表这才注意地打量了高骏涛一眼，他明明已经遇到不少提这样问题的人了。从他那信任和称赞的目光看来，他似乎完全明白了这个刚强的年轻人的心情。他不觉微笑了一下，说道：“这些部队都是急着赶到前线去的。你也看见了……”他看了那些围在他面前的军人们一眼，“他们都是来要求最先发车的。可是……”他思索了一瞬，似乎决心要帮助他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向高骏涛道，“我想，在第二站台左边停着的那一列车可能先开；不过仅仅是可能，你去看看吧……”

“是！”高骏涛已经从他的话里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感激地向他敬了个礼，转身大步向外走去。他听见后面立刻响起了那些人的激动而不满的抗议声和争论声。

第二站台就是刚才他们那趟列车停靠的站台。他绕过不少路找到那里时，他乘坐的那一趟列车还停在那里没有开，不过已经有人在站台上喊着：“开车了，开车了！……”高骏涛只是向列车看了一眼，想起那位激怒的老人和那个做事老练而又亲切的女医生，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一趟车上，还要继续向后面去呢？他现在也顾不得去想这些了，应该赶快找到左边这一列车上的部队的首长，把自己的情况报告他们，请求他们把自己编进

队伍中去，他才能够安心。正一面走一面看时，在一盏路灯下，迎面碰见了刚才给他指路的那位提水壶的年轻战士。他认出了高骏涛，关心地先问道：

“同志，你还没有到车站去？”

“去过了。”高骏涛站下来，这才仔细打量他一眼，看他胸前挂满一排长长短短的皮弹带，肩上背着一支美制卡宾枪和一支木盒驳壳枪，心中不觉一亮：这不是个警卫员么？他一定能帮助自己找到首长的。便说道：“谢谢你，同志。你就是这个车上的吗？”

“是呀。”青年战士愉快地说，接着热心地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高骏涛点了点头，又向他问道：“同志，你是跟随首长的吧？”

战士也望着他，问道：“怎么？”

“我有事情想见见你们的首长。”高骏涛热烈而干脆地说，“你带我去吧！”

由于他的要求太突然，那个青年战士警惕地打量他一眼，有些迟疑地问：“可你有什么事？……”

“别这样看我，老弟，我不是坏人。”高骏涛直爽而急切地说，“可是，这件事我得见了你们首长才说。……就是对你说了，你也不能解决的。”

青年战士看了他一会，不觉顽皮地笑了，亲热地问道：“同志，你是空军的吧？”

“是的。”高骏涛点头低声说。

青年战士考虑了一下，说道：“好吧，我带你去。”

他们正要转身向后面的车厢走去时，站台右边停靠着的那一列车已经开动了。警卫员站下来望着从面前过去的一节节车厢，看得目不转睛。高骏涛也只好跟着站在旁边，不觉有些性急地问道：“你看什么呢？”

“看看有没有熟人。”警卫员一面回答，一面仍眼也不眨地望着过去的一节节车厢。

“怎么，你们有人早到前线去了吗？”高骏涛问。

“嗯。”警卫员头也没回地只是点了点头。

“十节、十一节、十二节……”警卫员一面看着，一面低声数着数。这一列车多长啊，过了一节又一节，还看不到尽头。高骏涛也在看着，他似乎有些不大认识这是自己刚才坐过的那一趟列车了，似乎头一回才觉得它有这样长。他一面看一面想，大约快到那几节装运伤员的车厢了吧？他刚才坐过的那一节客车车厢，就是紧接在伤员的车厢后面的。那位老大爷不知还在不在车上？当他看到自己站在这里的站台上时会想些什么呢？……正想时，忽听从面前过去的一节车厢上飘下来一个口音有些熟悉的女人的惊喜大叫声：

“小黄——！……”

站在高骏涛旁边的警卫员，几乎在这同时全身一抖，脸色狂喜地望着过去的车厢大叫道：“谭燕同志——！谭燕同志——！”他同时不顾一切地跟着车厢追了上去。

从过去的那节车厢门口，从站台上那盏路灯的光影里，高骏涛来得及看清了那个喊叫的女人：清瘦的身影，剪着短头发，一双睫毛长长的大眼睛……高骏涛顿时想起来：这不就是刚才在路上防空时指挥人们抢救伤员的那位女医生么？是她！那清脆的纯正的北方口音，还是那样的亲切悦耳。难道她跟这边列车上的部队也是一个大单位的么？高骏涛一面想着，一面也不由地跟着赶过去，只听那叫小黄的警卫员一面在列车旁追赶，一面焦急而兴奋地向车上大声喊道，每一句声音都拖得很长：

“……政委也回来啦——！谭医生——！我们去看过小玲啦——！他们都好——！……”

从奔驰过去的列车上，也随风飘下来女医生的用尽了力气

的喊声：“……小黄——！告诉政委——！我身体很好——！你们要注意防冻——！……”

小黄一面跑，一面大声“哎、哎”地答应。列车已越跑越快，从前面飞下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小黄用尽力气向前面喊了一句：“你几时回来——？……”

“……”一声微弱的回答被淹没在疾驰的车轮声和越来越大的风声里，再也听不见了。

最后的一节车厢也去远了。小黄绝望地从地下拾起那个从车上扔下来的小布包来，看了又看，又望着列车奔驰远去的方向，充满焦急懊悔的感情，痛恨自己似的说道：“嗨，这是干什么吃的呢？！车停了这样久，你也没想着过去打听打听啊！你看……”

高骏涛走到他的身边，看着那小布包里是两双上了底的棉袜和一件黑大布棉坎肩，他不觉关切地低声问道：“怎么，她跟你们是一个单位的？”

小黄回头看了他一眼，点点头，仍然十分懊悔地低声说道：“她是政委的爱人。……”

高骏涛不觉也为他感到惋惜和难过起来，他们沉默着，都说不出话来。

小黄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一会，还是恋恋不舍地望着已经走得很远的列车。后来连车尾的那个红灯也完全望不见了，他才无限遗憾地叹了口气，转过身来，低声然而坚决地向高骏涛说道：“我们走吧。……”

高骏涛一走进那节军用的铁罐车里，就感到了一种熟悉的活跃而亲切的气氛。在几盏马灯下面，车厢里弥漫着一层热闹温暖的烟雾。离车门不远，有几个人正坐在用木板架起来的一排草铺上开心地谈着话；大约是有人说了件什么有趣的事情，引

得大家都十分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在那些年轻的战士们中间,高骏涛一眼就认出了坐在他们中间的政委。他大约有三十四五岁,身材显得瘦小,看来体质很弱;但是他的情绪却十分乐观、活跃,有着年轻人身上那种热烈爽朗的朝气。他戴着一顶厚重的绒军帽,穿着一套绿呢子军服,披着一件旧棉大衣,手里拿着的一根旱烟杆正在冒着烟。战士们跟他在一起,显得都是亲密无间、活泼融洽。

警卫员小黄上车就叫道:“政委,有个同志想找你。”

“谁呀?”政委仍然带着愉快的笑容向门口转过脸来,打量着高骏涛,听口音他是南方人。他的脸也是清瘦的,但是一双眼睛很亮,在那双眼睛里使人感到亲切和温暖,也使人感到它的敏锐和犀利。他一面从战士们中间敏捷地站起来,一面热情爽快地问道:“好哇,你是空军的?”

“是的。”高骏涛立正回答,敬了个礼。当他握着对方那清瘦的、但是坚硬有力的手时,不觉暗想:这是一个钢铁般的人;在他那看来瘦弱的外表里,该有多么充沛的力量。这使他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崇敬。

“我叫祁征远。”政委带着一种很有感染力的微笑说。一面仍用明亮的目光打量着他,喜悦地问:“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我是……”高骏涛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望望站在旁边的警卫员小黄道:“刚好碰见他了。”

“嘿,好哇。”政委望着他愉快地说,好像对着早就相识了的老朋友似的。一面把旱烟杆在旁边那座用泥砖砌成的火炉上磕了几下,说道:“我们到里边坐一坐吧。”他又向着那些战士们抱歉地说道:“看,只好等以后有了机会再讲了。……你们谈吧。”他笑着同战士们告别后,便领着高骏涛向车厢里边走去。

车厢里面有一个用装满医药和干菜的木箱子隔开的小房

间。政委把搁在箱子上的一盏风雨灯拧大一些，里面这才明亮起来。高骏涛看清了这房间里的简单的陈设：一边一张双层的木床占去了房间的一半，中间用几只大木箱搭成一个桌子，桌上放着好些书，还有一盘没有下完的象棋；下面也有一口木箱，大约是当凳子用的。政委让他坐到木箱上，一面倒了一茶缸子开水给他，一面说道：“先喝点热水。外头的雪下得很大吧？看你像是一直没穿大衣的，年轻人火气旺，可也不能太自信了啊。”他的语气开朗而热情。

高骏涛只是笑了笑。刚才在外面冻得实在有些冷了，进来就很暖和，这杯热气腾腾的开水一下使他的全身也都变得热烘烘的。“别烫着了，你是个性急的人。”政委看着他这样大口大口地喝，微笑地说着在桌子旁边的床上坐下来。

警卫员小黄在外面的火炉上放好了打来的水，这时走进来，手里拿着那个小布包，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低声说道：“政委，刚才我在过去的那趟车上看见谭燕同志了！……”

“哦？”政委也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的声音问，“是送伤员到后方去的吗？”

“我看是的。”小黄点点头，接着又用好像自己做错了事情似的懊悔的声音道：“都怪我，本来我先打水去时就看见对面停着那趟车了，可是总也没想起去问一问！后来，还是谭医生先看见了我，可这时车已经开动了，死劲赶也没赶上！嘿，全怨我！……”他无限抱憾地说着，又把手里的那个布包递过去，“这是她从车上扔下来的，带给你的东西。……”

政委接过来，向小黄笑道：“这就不容易了。你拿两条腿去赶火车，那怎么赶得上呢？这可不是从前那山沟沟里的牛车马车；往后可别再做这样的傻事，赶不好还兴许把人给撞坏了的。……”他一面把小布包放到铺上打开看着，一面问道：“你看谭医生身体还好吗？”

“我看还好。”小黄点头说，“她叫我们不要惦着她，要我好好照顾你。可我……”小黄带着孩子气的声音不满地说，“给你讲这些你总不听。……”

“好家伙，”政委快活地笑道，“那么一会工夫你也有时间去诉苦啊？”他看着那两双袜子，把一双递给小黄道：“这一双是给你做的，穿穿看合不合脚。”

“嘿，”小黄接过来，难为情地说道，“她工作那样忙，又要忙小玲他们的，还要给我们做东西。”他看着袜子，喜悦地说道：“试都不用试。上回她给做的那双布鞋啊，简直就像量着我的脚做的呢！……”他停了停，又说回来道：“你还说人家诉苦呢，可谭燕同志还批评我对首长没有尽到责任。她对我说：你放心的管政委吧，一定要他注意身体，有组织给你撑腰哪！……”

“哦，”政委笑着看他一眼，显得很认真地问，“她还说没说过叫你不给我买烟叶子熬夜什么的？”

“说过的！”小黄兴奋地点头道，“她说……”后来突然从政委的目光中觉察到自己上了当，连忙改口道：“哦，不，她没说这个，那会儿没工夫说这个子。……”

政委得意地笑了：“是啊，要说这么多话，可真得带上无线电了。”他亲切地告诫道：“你呀，不管什么动机，说谎话总是要挨打的。往后该记住了吧？”

小黄的脸变得绯红，不好意思地低声笑道：“记住了。”又低着头强嘴道：“可你也得接受意见，人家告诉你伤口犯了不要老熬夜，你就是不听。……”

政委亲切而感激地点头道：“好吧，我一定接受批评。”他说着就去点旱烟袋。

小黄把袜子放进口袋里，收拾起放在木箱子上的一个日本式饭盒，又像满意、又像埋怨似的低声说了一句：“你哪一回不是说一定接受的？……”说着，走出去了。

政委望着他的背影，又看看高骏涛，一面按着吱吱发响的烟锅，眯着眼像孩子似的真挚地笑了。

高骏涛从这场短短的对话里，感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舒服的感情。在这里，又使他好像回到了自己从前的那支老骑兵部队似的。

“怎么，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呢？”政委见高骏涛已喝完开水，望着他亲切地问。

本来，在火车上，高骏涛就觉得自己有许许多多话要说，有许许多多的委屈要倾吐出来的。可是在这个亲切而爽朗的人面前，却又突然感到这一切话都是多余的了。他迟疑了一阵，只是低声而恳切地说道：“首长，我想请求参加你们的队伍。……”

政委似乎有些惊讶和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但接着又热情地笑着说道：“参加我们的队伍？好哇。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说说看。……”

高骏涛严肃地望着他点点头，沉默了一会，便低声叙述起来；起先语调还是平静的，但讲到让他回后方的时候，心情就止不住激动，声音也大起来。后来，他从军服口袋里拿出自己那封开往后方的介绍信来，递给政委道：“这是我的证明；是开到后方去的。……我考虑了很久。我知道自己这种行动是不对的；可我不是开小差，我是往前线去！……你也看到这一路的情形，一个战士，怎么能往后走？就算犯了严重的错误，一切责任我都愿意承担；今天，这不是我个人的事；首长也讲过，这是我们跟美国帝国主义，跟世界上的头号反动头子比志气的时候，每个战士都有责任。将来随领导怎么处分我都接受，只要让我回到前线去，我永远要为人民战斗；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我永远不能从反革命横行的地方退回去！……”他越说越激动，全身发烧，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着，他自己也觉得越说越有些语无伦次了；最后他突然停下来，然后低声补充了一句：“我说完了。”

接着便是一阵气氛显得很紧张的沉默。高骏涛觉得自己太不会说话了；他觉得自己心中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许许多多的复杂的心情，可是都没有能够清楚地完全表达出来。他恨自己：越是性急，就越是说不清。政委会怎么想呢？他能够了解自己那些复杂的心情吗？他能够从这些简单生硬的表白里看到他的心吗？在那似乎漫长的沉默里，他心中又渐渐不安起来了。

政委看完信，脸色虽然仍很平静，但却是认真严肃地思索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用一种既亲切又不满的责备的目光看了高骏涛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却又自己摇了摇头，只是说道：“那好吧，你先把介绍信收起来。至于参加……我们的队伍的事，我可以替你请示一下；但是现在不能肯定答复你。”他把介绍信还给高骏涛，又亲切地问道：“你大概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吧？”

“不，”高骏涛掩饰地说道，“我这儿有干粮……”

“我看，有干粮你刚才恐怕也顾不上吃了。”他用一种关怀疼爱的目光看着高骏涛道，“就是急着上前方打仗，也得先吃饱饭才行。”他说着站了起来，看见高骏涛也跟着站起来，便阻止道：“你还是在這裡坐着吧，我告诉小黄先给你弄点热东西吃。”说完，他就戴上军帽，拿起铺上的大衣。正好这时小黄走了进来，政委望着他问道：“你听说前面的大桥什么时候能修好吗？”

“刚才有人从军事代表那儿回来，说还早呢。恐怕修通得到明天天亮了。”小黄回答着，看见他穿着大衣，惊问道：“政委，你要上哪儿去？”

“我到车站上去一下，看能不能挂个电话。”政委又望着他问道：“晚上打的饭还热吗？”

“怎么？……”小黄迟疑地看看政委，又看看高骏涛，似乎明白了，连忙点头道：“我就热一下，炉子上火正旺着呢！……可你得等一会，等我热好了饭跟你一道去。”

“你就在家忙吧。”政委打趣地说道，“这又不是到什么突击

部队的阵地上去，还总得要你跟着干什么？你放心吧，我一会就回来。”

小黄拗他不过，只是无可奈何地埋怨道：“你总是喜欢一个人到处跑，在路上那几回空袭多危险。再说你的老伤口又犯了，一个人走多不方便……”

“不要紧，过去行军打仗一天百把多里还不是走过来了？”他看着小黄认真的神情，走到他身边道歉似的微笑说：“就这一回，到家一定改，一定向你检讨。好吧？”

小黄倒显得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低声道：“这不是一回两回，我看这也是你的老毛病啦！”

政委微笑了一下，便转向高骏涛道：“我去了。你就在这儿吃点饭，等一会。既然你已经知道这样随便乱跑是错误的；那我希望就从现在做起，不管情况再怎么变化，你也不要自己先跑了。”

高骏涛望着他那真挚而亲切的目光，又惭愧又感激地低声道：“是，政委，我保证不再随便跑了。”

“你坐吧，坐吧。”政委阻止他跟出来，一面向外走。这时，刚才走出去的小黄又急忙走回来，高兴地说道：“政委，我已经跟侦察连的同志商量好了，他们要派个同志跟你一起去，他们往车站的路也熟。……”

“你看，又惊动人家做什么呢？”政委大不以为然地说，他看见外面站着一个已经穿好大衣，背好枪的战士，又看小黄殷切地望着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声：“好吧。”便走出去向那战士笑道：“没办法，只好又增加你们的负担了。”

旁边几个战士都真挚地回答道：“可别这么说，政委，这点事算啥。……”

小黄站在车门口，看着在大雪中走去的政委，切切叮嘱道：“政委，你扣好大衣，把领子围起来。……”

高骏涛也在旁边看着，“怎么，政委的腿不大好吗？”他向站在身边的小黄问道。

小黄看了他一眼，痛心地说道：“身上还留着两块炮弹皮呢；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叫日本鬼子打的，你别看他在人面前这样生龙活虎，有说有笑，阴天下雨时疼起来真叫人看了害怕！……”

高骏涛沉思起来。

小黄似乎突然觉察到不该多谈这些事情，便掩饰地走到火炉边揭开那个日本式的饭盒看了看，说道：“饭快热了，你进去坐着吧。”

高骏涛也走到火炉边去，向他说道：“我自己来吧，你歇一会儿去。……”小黄却怎么也不让；他只好又走向那个“房间”里，重新坐到那个当凳子用的木箱子上，看看还摆在桌上的那盘象棋。本来他平时是喜欢这种活动的；自从在骑兵部队里当连长时有人批评他打仗有勇无谋后，他就下决心学着下象棋，逼着自己去用脑子了；不过当着人们的面他从来也没承认过这一点。他的棋艺虽不算很精通，可那时在他们营里却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这时他看着桌上的残局，已经是最后阶段了，看来红子已得到了绝对胜利的把握，如果该它先走的话，只消一步就可以置黑子于死地。但是他想，假如该黑子先走呢？能不能有奇妙的一着挽回这显然的劣势呢？这样的時候，他是很爱用脑筋的。他一面苦苦思索着，一面漫无目的地在桌上看着。忽然，旁边摆着的一本翻开倒扣着的《航空学理论》跳进了他的眼里，他不觉拿起来看看，翻过的地方已经有一多半了，在翻开的那一页上，用钢笔、红铅笔和蓝铅笔划满了圈圈、道道、点点，有些字的旁边还写着注音符号，有的字里行间写着通俗的解释；他再翻翻前面，几乎每一页的空白处都被小字占满了。他为这位政委的兴趣广泛感到惊奇，而且从许多批语和注解看来，他的那些看法和理解又十分深刻透彻；对于这样一个从艰苦的战斗道路上走过来的